

真正珍宝

第二辑

鲁斯特姆·法拉提 著

美赫燕 田心 译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翻	译:	
美	工:	炬池
网	站: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千字
张	数:	页
版	次:	2025 年 09 月 15 日

目录

前言	1
巴巴知道什么最好	10
真英雄	10
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	11
灵性健康	12
成为他的	13
这会把你引向神	14
仪式教规	15
胆敢要巴巴	17
邀巴巴参与你的弱点	17
放下小事	19
莫忘目标	19
幻相势力	21
放下执著	23
燃烧的心	25
纯洁的爱	26
做出努力	28
猴心	29
心灵这般	31
心会长大	32
真正谦卑	33
巴巴要什么	34
超越对错	35
血之泪	36
只是服从他	38
冲出幻相	39
神醉	40
巴巴说话时	41
怎样祈祷	43
生发渴望	44
神名的力量	46
神名能转化	48

前言

《真正珍宝》出版后，我吃惊地发现有人认为是批评满德里。那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之所以写出来，恰恰是出于对满德里的感激。在我走近巴巴的过程中，他们给予我那么多的帮助。当时接受帮助的时候，我常感困惑，甚至沮丧。在书中尽量诚实地描述那对我的影响。但如果有人读了，认为我是在批评满德里，则没有明白我的用意。

最简单的解释是，满德里并不关心我是否理解他们的行为，他们关心的是帮助我面对和克服有限自我的局限。为此，他们有时会诉诸不易为头脑所接受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至师伽法尔对自己大师的评价。“我来这里寻找真理，却只是发现疯狂，但若去了别处，我就不会找到它。”

我永恒地感激满德里对我示现的疯狂。

朋友们对《真正珍宝》更常见的反应，是要我写写同满德里一起生活获得的洞见。它是怎样帮助我的？我是否把所学的真正付诸实践？如果实践了，是否有效？又是怎样改变我的生活的？等等。

现在我着手做朋友们交给的任务，但极不适应。我更愿意谈满德里对不同问题是怎么说的，而不是谈我自己或自身体验。毕竟，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大智慧要传给别人。相反，我首先希望声明，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愚昧之船，美赫巴巴是船长，带领我们驶向光明。凡我所说皆非真理，只是我个人的认知。若对哪位读者有所帮助，诚愿如此。

要分享我的体验，就得回到过去。1989-2000年间，同满德里的生活，虽有考验，磨砺和艰辛，但仍然不无喜乐。我一旦认识到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时，满德里的敲打便不再象敲打。他们为我不曾做过的事敲打我时，我常常哈哈大笑。许多时候还没听到他们的批评，我就接受，让他们知道，无论啥事儿，“我总是不对。”

一天，我对宝吉说，“我想我从满德里那里学到的最大教训，就是我（自我）总是不对。坚持自己对，浪费那么多时间精力。一个人认为自己对，会无休止地争辩。接受自己不对，会终止一切争论，节约时

间精力。”随时间流逝，我注意到宝吉不再敲打我。有时候我还真怀念那些疯狂和敲打。就开玩笑问，“您身体还好吧，宝吉？”宝吉面露惊讶，“好啊，我很好。你为什么问这个？”我会打趣说，“您不再敲打我了，所以我想您是不是病了。”宝吉大笑，说，“等着瞧。一个庞大的锤子就要落在你身上。”

2000年，大锤子果然临头，我身体垮了。不是逐步发生，而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从活跃的生活——我的工作多跑外头——到下床的力气都没有。洗浴或去厨房都会让我筋疲力尽。整天躺着。我连说话都会耗气力。脑子模糊一片，难以集中注意力听别人说话。

我以为这种疲乏终会过去，但一天天变成一月月，毫无改善的迹象，我不由焦虑起来。咨询了一些顶级医生，传统的现代的都有。每一位的说法都不同，只是徒增我的焦虑。经过数月治疗，不见效果，我恐慌起来。不但身体未改善，每换一种治疗反令我每况愈下。我搞不清发生了什么，日渐消沉。

经过近两年与疾病抗争、寻医问药、试图回到从前的活跃生活，我放弃了，决定臣服于巴巴的意愿。我给信托主席宝吉写信，请求获准来信托办生活。我告诉他，我的健康是多么糟糕，无法再为信托工作做贡献。宝吉很慷慨，回复，“大门总是为你敞开，你随时可以来。你已做了足够的工作，可以来这里休息，让巴巴对你做工作。”

此时我的身体状况已很不好，只能借助双拐走动，四肢剧痛不已。我希望在信托办公室，情况会有所改善，结果只是更糟。我努力越来越臣服巴巴，接受这个疾病是在教我什么，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我祈求巴巴的指引，指引确实来了，但起初是以我未注意到的微妙方式。几个巴巴爱者找我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让我惊讶的是，他们的遭遇与我在经历的很相似。这些爱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有过辉煌的生活和辉煌的事业。突然间失去一切，包括技能。过去他们都能力过人，无所不能，忽然间最简单的工作也能把他们难住。经过最初的头脑困惑恐惧，他们接受现状，只尝试做需要做的最基本工作，一边想着巴巴。成功做

到后，他们感觉挺幸福，指点我在目前境况下该怎么做。

对他们的建议，我忽视了一些时间。一天，在美拉巴德，我独自闷坐，想着健康问题，脑子充满恐惧。忽然我注意到保·纳图在旁边坐着。保那些日子身体不好，更不用说他的慢性病了。我问他，“您还好吧，保拉吉？”保回答，“我今天很焦躁。实际上，我的恐慌症发作了，这种时候，我就不能自控，老得往厕所跑。”我很吃惊，问保，“我知道您身体不好，但从没听您也有恐慌症。”保回答，“是啊，有14年了，我还为此接受过治疗。”这愈发令我吃惊。我起了好奇心，问保，“您患恐慌症14年，这期间还设法写了那么了不起的书？您是怎么做到的，保？我患恐慌症有一段时间了，每次发作，我就成了废人。什么都做不了，甚至最简单的工作。发病期间您是怎么做那么多工作的？”

保给我一个有用的方法。“我把一天要做的事都写下来。恐慌症发作时，你知道，头脑感到恐慌，把什么都忘了。我就参照笔记，尽最大努力，想着巴巴，处理手边的工作。巴巴帮助我完成工作，或者说应该巴巴替我完成工作。就是这样。”

对我来说，这不是保而是巴巴在给我指路。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保还建议我给自己定个日程。给头脑设定程序，一天自动地做某些事情，不但有助于完成基本任务，还会减轻恐慌症。我开始实施他的建议，我知道自己已到死胡同，这是唯一的出路。

经过巨大努力和挫折，一段时间后，我依照着某种基本日程，安顿下来，恐慌症也减轻了。能更好地专注巴巴和日常简单工作。心理健康虽有所改善，身体健康却依旧，我需要个帮手，帮助我料理日常杂务。这时我决定和美赫·德赛结婚，她是我的朋友，愿意帮助我。婚后我们搬到德里，我妻子的老家。我也希望换换环境会有所助益。我们拜访一位治好过许多疑难症的著名顺势疗法医生。他看了我的病史，在开始治疗前说，“我会给你用最好的药，但是否生效，要看神意。”接着又给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你知道，达文垂是草医之父。他用广泛研习《吠陀经》得来的

草医知识，治愈了许多病人。一次他自己的孙子生病，他各种药都试过了，却无一见效。儿媳无法理解这些药怎么不管用。她指责达文垂故意不好好医治她的孩子，因为她一直跟他合不来。达文垂和儿媳争吵过。但他爱自己的孙子，已尽了力。他慈爱地向儿媳解释，但她听不进去。达文垂火了，说，‘好吧，我证明给你看。’

“他准备了两包药，对她说，‘给你，拿着。两包药完全一样。你拿两只桶就近找口井。先从井里提一桶水。再把随便哪一包药扔到井里。等15分钟，再打一桶水。然后把两只桶都提来，把剩下的那包药给我。’”

“儿媳依旨而行。打第二桶水时，却发现井水完全冻住了。她回来向达文垂汇报此事。他这时解释道，‘这种药能把整口井的水冻住。你儿子多日来一直腹泻，日渐衰弱。我几次给他用这种药，但都对他无效。既然你不相信我，就亲手把第二袋药喂给他，亲眼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这种药对每一个腹泻病人都起效，但不知为什么，对他却不管用。’母亲照做，孩子却未改善，几天后死去。达文垂心碎了，悲痛中把自己的医书和《吠陀经》全部收集起来，带到附近河边，打算扔掉，却与主奎师那不期而遇。

“奎师那问，‘达文垂，你要干什么？达文垂回答，‘这些书里的知识全都没用。我连孙子的命都救不了，所以决定把这些书都扔到河里。’

“奎师那慈悲地说，‘书里的知识没有错，你用它治好了不少人。这你是知道的。’

“达文垂申辩，‘可它对我孙子无效。对他不管用。要是知识没错，为何会这样？’

“奎师那回答，‘这个我可以告诉你。你孙子死是因为药根本没进他的胃。’

“达文垂一脸惊讶，‘这怎么可能？’药是我亲手喂的，没进他的胃，那它去哪儿了？’

“奎师那满面慈悲，张嘴要达文垂往里瞧。达文垂震惊地看到他

喂给孙子的药全在奎师那的口里，奎师那慈爱地说，‘是我不让药物进入他的胃的。’

“达文垂哽咽着问，‘您干吗这么做？’

“奎师那耸了耸肩，说，‘我有什么办法？他的时间到了。他此生的业相已经完结，他走的时间到了。’”

医生最后说，“我只能把药放进你嘴里。让不让药进入你的身体，只能由神来决定。”对我而言，这是美赫巴巴在告诉我，疾病是他促成的，是为着我尚未发现的特殊目的。

在德里住了半年，我们又到孟买和我的家人一起生活。虽然治疗无效，医生的故事却对我影响深刻，我将注意力从寻医问药转移到接受上。我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失能的生活。随着不断努力，不但头脑平静下来，我还注意到身体的相对改善。有些日子疼痛减轻，能不用拐杖走路。我开始把疾病视作朋友和老师。与疾病斗争两年，给我的教训之一是谦卑。之前我无法容忍别人的软弱无能。如今，我曾评判别人的那些无能和软弱，巴巴都让我一一经历。通过个人体验，我对那些状况有了切身感受。此时我只好忍受别人对我的疾病的评判，包括朋友家人，甚至巴巴爱者。我没有因此难过，我已经接受。它帮助我内在成长。

接下来两年，我能够更频繁地拜访美拉巴德，跟巴巴和满德里共度时光。我感慨不已，常纳闷满德里怎能保持绝对平静，臣服于巴巴的意愿，即便在身体剧痛和重病时。实际上，随着身体垮掉，他们似乎愈加容光焕发。我常祈求巴巴指引，达到我满德里身上看见的那种平静和臣服。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在这个期间，我做了一个巴巴梦。

我梦见自己被一群气愤的人包围。有上千人。他们对我不满，要打我。我极力安抚他们，但没人听。我绝望了，开始高呼巴巴的名。就在呼喊的同时，脑中闪现一个念头：就算巴巴出现，他又怎能将我从这上千的暴徒中救出？与此同时，又生相反念头，“这又怎样？巴巴说呼唤他的名，他就会帮助。你就照此做好了。”于是我放开嗓子大喊他的名。忽然，我感觉有人拍我的背。睁眼一看是巴巴。暴徒消失了。对我

的围攻只是一场梦。巴巴在拍我，把我唤醒（我依然在梦中）。我看看巴巴，说，“谢谢您把我叫醒，巴巴。梦太可怕了。我会被痛打一顿的。”忽然我想起自己还在做幻相梦，便转向巴巴，问，“巴巴，我还在做这种幻梦。还跟您分离。您何时也把我从这个幻梦中叫醒？要从此梦中醒来，我得做什么？”

巴巴微笑，慈蔼地说，“很简单。只要像你在梦中那样呼叫我，我也会把你从这个幻梦中叫醒。”

话音未落，我的梦结束了。我坐起来，知道巴巴给我传递了一个强大讯息。知道自己得更加努力忆念他，整日持他的名。虽也真诚努力过，但我做的并不好。

前面讲过，患病头两年，我与疾病抗争，寻找治病良方，试图回到过去的活跃生活，在此过程中，我的心理和身体健康每况愈下。接下来两年，我接受了，臣服于他的意愿，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当然，这期间我仍坚持治疗。然而在第五年，健康方面又出现危机。我的消化系统严重紊乱，胃痉挛疼痛难忍。起初，痉挛每隔几天发作一次，但逐渐恶化，开始日日袭击。发作期间，我蜷缩成胎儿位置，一直躺到痉挛消退。有时一次持续几个小时。医生对此无能为力。疼痛也渐渐加剧。忍受了半年，我智穷才尽。头脑开始崩溃。我再忍受不了这种痛苦，感到这种日常疼痛会让我发疯。痉挛不分昼夜随时都会发生，我陷于持续焦虑状态。

一天夜里，胃痉挛又袭击，我躺在床上呼叫巴巴。我其它时间也这么做过，但出于某种原因，这次却不同。或许呼唤发自心底，因为巴巴回应了我。我闭上眼，在心目中看见我和巴巴站在一起，我这样问他，“巴巴，我放弃了一切，我的工作和家人，以便能来美拉巴德生活，尽我所能服务您。我尽力达到您，而照您的意愿，这种病却让我失去能力，不得不离开美拉巴德。这些痛苦似乎对我没有意义，因为我已把生命献给您的事业。我理解不了这一切。”

巴巴的深刻回答让我震惊。巴巴以问作答，“告诉我，鲁斯特姆，何时是你真正努力内在改变的时候？粗鲁、愤怒、急躁和别的低劣品质

遮蔽了你的心灵，你试图摆脱它们，什么时候感到它们受到削弱？”

我哽咽着回答，“是在我经历痛苦之后，巴巴。”这是事实，我承认。但还是心存疑惑，我坚持道，“可是巴巴，非要疼痛到无法忍受？”

巴巴再次慈悲地以问作答，“告诉我，鲁斯特姆，你患病期间，什么时候注意到内在发生变化？”此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答道，“当我处于剧烈痛苦时，巴巴。我彻底无助时，也是内在变化发生之时。”

巴巴上前拥抱我，说，“为什么这一切都有必要，你现在明白了吧？”我回答，“是的，巴巴，但请和我一起，我独自经受不了。”我感到巴巴的拥抱更紧了，他向我保证他会和我一起经历。我唯一需要做的，是不断呼唤他。奇怪的是，我的疼痛完全消失了，安稳地睡了一夜。我感受到巴巴在场，仿佛在守护着我。

接下来两天，胃痉挛一次都没发作，这极不寻常。因为过去的半年，痉挛天天发生。第三日，胃痉挛再度发作，但相对减轻。这时，我开始新的治疗，发现胃痉挛开始减少到每周一次，然后是半月一次，这容易对付多了。我感谢巴巴，不仅减轻了我的疼痛，还帮助我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在 2005 年 5 月。

6 月，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我弯腰捡东西时，后背突发疼痛。是消化系统紊乱，过度消瘦造成的健康退化，还是弯腰时受伤所致，我说不清。剧痛难忍，延到脊柱下端。左脚不能着地。医生建议我卧床彻底休息几日。他们认为是肌肉问题，过几天就会过去。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情况没有改善，疼痛如影随形，毫不减弱，医生要我拍 X 光片，做 MRI 检查。

医生通知我，这将是长期过程，经过治疗，可阻止脊椎进一步退化，但我百分之百恢复的机会极小。只能希望疼痛减轻。几周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身体状况改善甚微，连拄着拐杖上卫生间都几乎不能。我再度沮丧起来。又开始抱怨巴巴，呼叫他，要求帮助和指引。我不知道怎样身陷斗室，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度过余生。我知道这种时候若是巴巴不帮助我，我就会疯掉。

一天，我躺着向巴巴抱怨，心中强烈感受到他的在，对我说话。他问，“鲁斯特姆，你听说过瑜伽士长期闭关，有时在小山洞里一住多年吗？有些瑜伽士甚至不吃不喝，几百年不动地方。他们有机会吃喝走动，却放弃这一切，选择静心生活，以求成道。历尽苦行和牺牲，他们仍不能与我合一。你是那些进入我怀抱的幸运者之一，却不但不感激，还抱怨不能吃喝走动——瑜伽士志愿为我放弃的一切。”

听了巴巴的话，我泪如雨下，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弱的一个爱者。我哽咽道，“巴巴，请给我指路。我身体疼痛得厉害，这增加了我的困惑，我完全迷失了。疼痛干扰我对您的忆念，我什么都无法专注。”

巴巴慈爱地说，“在疼痛和痛苦中想念我，只有这样它才会减轻。不是反过来。想念我是钥匙，它不但会使你摆脱肉体痛苦，还会唤醒你挣脱这个虚幻摩耶痛苦。你不认为应该认真起来，努力想念我，把一切交给我？即使你做不到持续想念，或象瑜伽士那样，但至少每天拿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想念我。不要怨天尤人，而要把不能做体力活动，视作整天想我的机会。用你能做到的什么方式想念我都行，我会帮助你。”谈话结束了，我的头脑在数月的困惑后，一下子平静下来。我内心明白，是该认真努力，把醒着的每一刻用于想念他的时候了。毕竟，别的我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努力了几日，效果不大，但慢慢地，满德里给我们讲过的，怎样让忆念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故事，浮现脑际。我想起曼萨丽曾鼓励我们“想象巴巴，想象你自己和他一起上下山，一起做游戏。在心目中拥抱他。想象你自己陪他旅行。想象他象对玛司特那样，给你洗澡，喂你吃饭，照顾你。”

我开始照着做，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天这么做，就在喜乐中度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虽然疼痛程度未减，但在心里忆念巴巴时，我却注意不到疼痛。夜里，我又意识到剧痛常常会干扰我的睡眠，我会辗转难眠。一次，这种情况发生时，我的记忆闪过埃瑞奇是怎样鼓励我们在这种时刻想念巴巴的。埃瑞奇说，巴士拉圣人拉比，是怎样祈求上主拿

去她的睡眠，好让她能够不断地忆念他。因此每当睡眠被剧痛打断，我就开始在心里忆念，想象和默念他的名，这也成了我的喜乐时刻。

曼萨丽有一次这样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不停地闲聊。那为什么不和他聊？把他带入你的闲聊，这会成为你不断想他的方式。”我也试着照此实践，再次惊奇地在心中体验喜悦。就在几周前，我还感觉抑郁，时间拖沓，而如今我体验到喜乐从内在不断升起，觉察不到时间是怎么过去的。

身体上没有什么改变。疼痛和无力依旧强烈，我常惊叹盈满我心灵的喜乐源泉。这听起来或许奇怪，有些读者很可能不会相信，在剧痛中怎么可能体验如此的喜乐，但我确实体验到了。我可以诚实地说这么多：我认真忆念巴巴的程度有多大，我体验内在喜乐的程度也多大，凭借他的恩典，我继续这么做。

相信每个巴巴爱者都能亲自认真尝试，行忆念巴巴之道，体验这种内在喜乐——它不受外在环境的制约。

一位朋友最近问我，“如果可以向巴巴要求什么，你会要个好身体吗？”我说，“不会。我不会要好身体。我想要的比这更大。”

“那是什么？”

“不断忆念的礼物。那种发自一颗充满爱的心灵的忆念，充满爱。有了这种充满爱的不断忆念，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快乐。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情形都是他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你幸福。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有了这个礼物，你基本上赢了游戏。干吗要好身体？人人都得死，坏身体只是死亡带走你的借口。为何不要终极之物？”

玛妮常说，“要你想要的，巴巴都会给你。但为何不要那个得到后，再不必去要别物的东西？”

我希望分享这些满德里故事，它们帮助我让忆念巴巴成为我生命的重要部分。正如埃瑞奇常说的，“首先想他。置身于对他的忆念中，你就可以做一当天中想做的一切。”

巴巴知道什么最好

很多次，长期跟随巴巴，包括一些亲身见过巴巴的爱者，都要经受巨大的不幸考验。有些灾难强大得让人深感同情。有的勇敢接受，有的甚为困惑，虽然对巴巴信爱不改。一次，一对爱者夫妇带孩子同埃瑞奇坐着。孩子长相可爱，却患有严重残疾。两夫妇曾有幸达善巴巴。象往常一样，埃瑞奇询问他们家每个人的健康，最后指着孩子，问孩子恢复得怎样。夫妇俩把自从上次来美拉扎德，孩子的进展情况对埃瑞奇讲了。他们谈到种种考验磨难，你能感受到他们的内心痛苦。我们都默默听着。

丈夫讲完，问埃瑞奇，“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巴巴，这么多年完全为了他活着，我不明白巴巴为什么让我孩子受这么多苦？”

埃瑞奇沉默良久。仿佛在通过沉默感受这对夫妇的痛苦。他随后转向他们，异常有力地说，“要相信当他决定给那种痛苦时，完全是为着该灵魂的最大利益。不要对此有丝毫的怀疑。他心里只想着那个灵魂的最大好处。”

埃瑞奇说完，一片肃静。他语气中所含的力量和权威如此之大，无须再言。

真英雄

女满德里一月一次，到美拉巴德为巴巴献花环。朝圣者聚集在三摩地，等候她们到来。女士们一到，就走进三摩地为巴巴献花环。在巴巴三摩地献完花环，再去美嬉三摩地献花环。满德里一个接一个，向美嬉三摩地献花环，同时还鼓励朝圣者参加，共同拿着花环，边往下放边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有时玛妮会叫一个因人多被冷落的朝圣者，上前帮助献花环。玛妮这方面很心细，若注意到某个羞怯者被冷落一边，就会叫这个人过来参与。

一次，在美嬉三摩地放了几个花环后，玛妮停下来，招呼一位老年妇女。她几乎走不了路，象是患有关节炎，身体状况很差。由女儿搀

扶着走过来。见她走近，玛妮停止献花环，对在场的爱者说。“你们没人知道这位老人是谁。她是巴巴的一个珍宝。她曾和全家人在这里山上跟我们一起生活，把一切交给了巴巴。她出身富有家庭，习惯了奢华。但她欣然放弃一切，和我们一起过了多年的简朴生活，毫无怨言。

回到世间后，她对巴巴的信爱受到考验，经历了很多磨难不幸，但她对巴巴的爱却越来越深。丈夫身患残疾；在一次车祸中失去儿子儿媳。亲戚朋友嘲笑她，讥讽巴巴，问她，‘你的巴巴哪儿去了？他怎么不保护你了？你们这么多年盲目跟随一个人，看看，你和家人遭这种大难，他连救都不救。’她的回答总是，‘你再说巴巴一个字，我就把你扔出去。’这就是她的爱，历经磨难，信心不改。你们看，她身上是怎样散发着他的爱。这些才是真英雄。即使心切成碎片，也不会离开他，而是继续爱他。”

这件事让我想起鲁米的话，“神折断一个计划之翼，送给你另一个。割断谋划绳索，好让你想起自己的依赖。正是因为失败，爱者才觉知怎样被爱。失败乃打开内在王国之钥。你应如是祈祷，‘折断我企望之事的双足。羞辱我的欲望。把我当糖果吃掉。’春天来了，我终于翅膀全无。”

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

以下是玛妮对自由意志与神圣意志的论述。

“你瞧，就好比火车旅行。旅行一旦开始，你就和所带行李纠缠一起，摆脱不了。行李代表你的业相。神圣意志代表路线。你无法改变旅行路线。火车按一定的路线开往目的地。你的自由意志仅限于你在火车上能做的。你可以朝窗外望，打牌，和旅伴聊天，睡觉或读书。选择很多，车上的活动也许给你一种你能改变旅行的感觉，事实却不是这样。你的生活，其开始与结束，以及采用的路线，皆由神圣意志规定。你在这条规定路线上所做之事，是你的自由意志。你怎样接受生活中的事件和注定遇到的人，你怎样和他们交往，这是你的自由意志。正是这种自由意志，将决定你的下一趟旅行，以及你将携带的行李。

“所以说，要避免重大事件，不幸还是成功，人能做的极其有限。这些已按你前世的业相或行动被决定。但有一件事你可以做：欣然优雅地接受这些事件，时刻想念着巴巴。若成功做到，他的名不但会减弱你生活中注定发生的不幸或不好事件的冲击，还会最终一了百了结束你的旅行，把你带到全部旅行的终点，此后再无需旅行。”

另一次，一位巴巴爱者要宝吉解释一下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区别，宝吉回答说，“一次，有个人来见先知穆罕默德，问，‘穆圣先知，请告诉我，我的行为都归因于神圣意志，还是我的自由意志？’提问时，先知正坐着和弟子谈话。他知道问者有意试探，于是要他从座位上站起。自己则继续同弟子谈话，把问者晾在一边。过了一会儿，这人沉不住气，又问了同样的问题，说先知若是知道，就给个答案，别让他老是站着。先知看着他，说，‘好吧，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不过你先抬起一条腿站立。’

“这个人照办，用一条腿站着。先知又接着跟弟子交谈，完全忽略他的存在。又过了些时间，这人明显恼火，怒问先知，‘你要是知道答案，干吗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让我一条腿站着？’先知看着他说，‘好吧，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但首先你得按我的要求做。把第二条腿也抬起来站着。’听到这儿，这个人怒不可遏，‘有谁能两条腿抬着站立？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却耍弄我。你到底有没有答案？’

先知说，‘当然。你抬起的第一条腿是你的自由意志。那条腿的活动范围，即是你的自由意志范围。你的第二条腿代表神圣意志，它支持着你的自由意志。正如你无法抬起第二条腿站立，你也无法改变神圣意志。凡是你的自由意志，也都完全依赖于神圣意志。’”

灵性健康

我在美拉扎德生活时，埃瑞奇常问询我的健康。数年来我深受恶心、呕吐和消化敏感等疾病折磨。埃瑞奇常表示关心。

一天早晨我们沿美拉扎德路散步，埃瑞奇又问起我的健康。之后他说，“要照管好你的健康。有三样东西你应照管好——身体健康，精

神健康和灵性健康。用锻炼、营养和医药照管好你的身体健康。用正面善念，善言和善行照管好你的精神健康。”

说到这儿，埃瑞奇不再言语。我不知道他是在思考灵性健康，还是有意打住，看我是否警觉，进一步追问。见他一直沉默，我问道，“灵性健康怎么办？难道善念，善言和善行不同时照管精神健康和灵性健康？”一如其性格，埃瑞奇极其缓慢地说，“不。为了灵性健康，你必须超越善恶。必须只要‘神’念，‘神’言和‘神’行。大部分时间我们陷于善与恶的对立之间。对管理社会或机构，善恶也许有必要。不过，当你超越善恶，仅仅培养神念时，有一天你的言语将仅仅是神的，最终你的行为也仅仅是神的。你将成为执行其行为的媒介。就是这样。”

埃瑞奇的话让我茫然。虽然理性上领会了，我却根本不晓得该怎样将之运用于日常生活。于是懊恼地问，“我怎么做才能达到？”

埃瑞奇平淡地答道，“祈求他的恩典。恳求他，扑倒在他脚下，不停地想念他。真诚地做这一切。心中只怀着对目标的渴望。让它成为你心里唯一最重要的渴望，它将把其它一切渴望烧成灰烬。你这样做，即是在照管自己的灵性健康。你在灵性上健康时，他的恩典注定会降临，你便成为他。就是这样。”

成为他的

有关神圣意志与自由意志的故事，尽管听满德里讲过很多，但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应用，我还是不无困惑。主要的困惑是，对某个具体目标，人应做出多少努力，才接受失败，把它当作巴巴的意愿。有一天我有了机会，向宝吉道出心中疑惑。“宝吉，如果一个人未能达到某个目标，人们会期待他下次更加努力，实现目标。事实上，历经失败却不放弃，终获成功的不乏其人。而多次努力终未成功的事例也不在少数。究竟该什么时候停下，作为神圣意志接受失败？需要多少的自由意志努力，才能放弃，作为神圣意志接受现状？”

提问题时，我和宝吉一同走着。他止住脚步，拉起我的手，异常

严肃地说，“关于自由意志和神圣意志，不管我或别人对你讲过什么，把它们统统忘掉，现在仔细听我说。对那些属于他的人，没有自由意志这种事情。因此，要努力彻底成为他的。你成了他的，就不会不照他的意愿行事。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不再是你的，而是他的。你成为他神圣工作的工具。对这样一个人，唯有神圣意志存在。莫忘这个。记住这一点，不要忘记。”

另一次，我有个疑问，请教埃瑞奇，也引出他对同样话题的答复。在信托日常工作中，有很多次，我无法确定具体情况下怎样行动才对。面对诸多选择，我确定不了哪个选择会取悦巴巴。因此，等埃瑞奇来到信托办公室，我向他提出疑惑。我问他，“面对选择，我们怎么知道，怎么绝对肯定，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取悦巴巴？”

埃瑞奇回答，“别去担心对错。成为他的，对错会迎刃而解。你成了他的，你的行为就不再发自你的有限我，而是由神圣生命驱动。干吗去顾虑对错？要让你的主要顾虑成为不断地忆念他，成为他的。若成功做到，你就无需再担心任何东西。别去想这些无用的事情，给头脑制造困惑。而是要想念巴巴，这会终结一切困惑。要确保你的努力全是朝向对他的忆念，无论工作还是休息。记着为他做这个。这些努力最终都会帮助你成为他的，那时，一切都会各归其位。”

这让我想起至爱巴巴的话，“如果你一定要担忧，就让它成为怎样不断地忆念我。这是有价值的担忧，因为它会带来一切担忧的终结。”

这会把你引向神

在满德里身边生活时，我注意到，对真诚想把美赫巴巴的教导付诸实践的爱者，他们都会给予鼓励；而对那些更愿追求自私或“错误”道路者，却从不阻止或规劝。实际上，满德里似乎也对他们加以鼓励。我跟曼萨丽熟近，向她提起这件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讲了下面的故事帮助我理解。

“有个村庄外住着一位圣人，人们会蜂拥前来达善。在圣人住的

房间，有座他全心全意膜拜的神像。达善者同圣人坐在一起唱诵赞歌。圣人会鼓励所有的来者，在生活中一边履行日常职责，一边时刻不忘忆念神。最容易的方式是通过唱或哼赞歌来忆念主。这样忆念就会变得有趣。圣人唱罢歌，讲完道，逐一祝福离去的人们，说，‘继续下去，我的孩子，多多益善，因为有一天这会把你引向神。’

“这是圣人的每日例行。一天，碰巧有个小偷混在村民中，和圣人坐在一起。他注意到神像上的金饰物，决定窃取。人们都走了，圣人也回屋就寝，藏在一旁的贼溜了出来，把金饰全部取下，装进一只口袋。正要离去，传来圣人的祝福声，‘继续下去，我的孩子，多多益善，因为有一天这会把你引向神。’

“小偷吃惊地看到圣人站在神像旁边。圣人的祝福甚至更令他困惑。他问，‘圣人啊，我不明白您为啥祝福我偷窃下去。’圣人慈悲地微笑说，‘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是小偷，偷了神像的金饰。我祝福你继续偷窃的原因很简单。你不走到对自身行为真正厌倦的地步，就不会转向神。所以继续下去，直到厌倦透顶，那时你自然会放弃这一切，转而求道。这就是我祝福你的原因，我的孩子。’

“小偷意识到圣人话中的智慧，求圣人宽恕，保证绝不再犯。”

曼萨丽最后说，“放纵于错误习惯直到极限，经常会让人心生厌倦，最终帮助他放弃。”

仪式教规

一次，有位朝圣者对埃瑞奇表示了自己的顾虑，“我注意到美拉巴德的工作人员和朝圣者的有些做法可能最终会成为仪式和教规。这可是美赫巴巴从来不喜欢也不想要爱者耽溺的一件事情。为何满德里不阻止这些事情？事实上，似乎满德里在鼓励这种事情的发生。”

埃瑞奇沉默良久，回答说，“按巴巴的计划，事情必须恶化，才能让他再来。他曾对我们说，当他来到我们中间时，是怎样只有几个人认出并跟从他的真爱讯息的。他离开后，世人会慢慢地来他这儿，并开

始崇拜他。最初这种崇拜发自内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运动越来越大，规则规定出现，过些时间便成为传统。最终，会成为一个宗教，为仪式教规所覆盖。

“每一个宗教最终都分裂成不同的团体，跟随着权力斗争。按巴巴的计划，这发生在每一次，这一次也会发生。假如不发生，他怎么会再回来？用巴巴的话说，‘自古至今，当公义之灯芯将要燃尽时，我再度来临，以重燃爱与真理的火炬。’为了促成他的来临，衰退是必要的。他则来给变质的东西注入生命。就是这样。”

停顿片刻，埃瑞奇又说，“巴巴利用满德里来做他的神圣工作。所以，他自然将通过满德里播下那些最终导致仪式教规，宗教及衰退的种子。可你现在为何去想这些事情？这个时期是纯爱的季节。要充分利用之。他降到我们的层面，带来这样的讯息——若是我们爱他，他就会把我们提升到他的层面，与他合一。因此要专注他。尽可能多想他。别让其他事情干扰你。所有这些事情很久之后才会发生——当全世界都来巴巴这儿朝圣时。目前来此的少数几个人极其幸运。由于没有规定准则，你可以用你想用的任何方式来爱他。你可以按照心灵的驱使，自由地行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这是纯爱的季节。世界性的朝圣将来才会发生。”

埃瑞奇接着讲述了下面的故事，以帮助说明什么是仪式教规。

“有一位牧师，读了巴巴的书，深受巴巴的爱与真理讯息所吸引。不过，巴巴在仪式教规方面所说的话，使他难以完全接受巴巴。巴巴要我们放弃仪式教规，而牧师是靠仪式教规谋生的。不过，对巴巴的爱使他来到三摩地，以及美拉扎德。这个地方的气氛打开了他的心扉。他最后鼓足勇气，向满德里提出这个困扰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巴巴说过我们应该放弃一切仪式教规吗？可那是我的工作，我是怀着发自内心的爱去做的。’满德里对此回答说，‘巴巴确实这么说过。但仪式教规是什么？心中怀着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被视为仪式教规。机械地做的任何事情，即便是献只花如此简单的行为，都会成为一种仪式。’

听此牧师很高兴，因为他确实是心中怀着爱来从事其职业的。”

胆敢要巴巴

玛妮去世前两年，巴巴西方爱者中爆发了一场有关同性恋的大辩论。似乎争议将大家分成两个阵营。信件从两方面涌向满德里：一方支持，一方反对。性格使然，我对争论保持距离，这次也不例外。但凡该话题在居民和朝圣者中提起，我都会借故走开，不介入。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因为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尽管我有意识地避免参与讨论，不过碰巧听到玛妮对此问题的评论。当时玛妮在信托办公室，我找她谈工作。正讨论，从西方来了电话。电话那头问玛妮，巴巴对同性恋有没有表示过不赞同。我想回避一下，好让玛妮自由交谈。我望着她，问我要不要离开，稍后再回来。玛妮要我等等，不要走开。

我尽力不去注意她的谈话。不过，一个好奇念头在我脑中闪现——玛妮对该问题是什么态度。似乎玛妮猜到我的想法，她一放下电话，就直视我的眼睛，说，“这不是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的问题。”她随后握拳击掌，异常有力地说，“你想要巴巴，就得放弃并且超越性。必须放弃对低我欲望的放纵，才能得到巴巴。得到巴巴不是那么容易。妄我必须彻底走开。记住这一点。”

过了一段时间，争议沉寂下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论也销声匿迹。不过，玛妮却对胆敢要巴巴者，留下深刻的讯息。

邀巴巴参与你的弱点

巴巴有一段话，说，“你无论何时感到愤怒，或产生淫欲念头，要立刻想巴巴。以这种方式，你就能阻止不可取的念头转化为不可取的行动。”

在美拉巴德生活多年，并且尽了最大努力去实践上述讯息，我深感挫败，不能单凭忆念来控制嗔怒和别的欲望。因而有一天，我见埃瑞

奇有空，便向他请教。“埃瑞奇，巴巴说忆念他能够阻止欲望转化为行动。但我的努力多半失败。虽呼唤他的名，欲望的力量还是把我推入行动。结果屈服于欲望。还有什么我应该做的吗？”

埃瑞奇的直率回答令我震惊。“你开始放纵欲望时，邀请他也参加进来。”我看着埃瑞奇，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表情严肃。我仍然不确定他是不是开玩笑，就问，“您此话当真？”

“当然。邀请他参加你的弱点、你的欲望。”

我还未从震惊中回过神。“这恐怕不对吧。”我申辩。

埃瑞奇面露惊讶。“为什么？”

我说，“邀请神圣者参加你明知错误的粗浊行为，听起来象是亵渎。”

埃瑞奇沉默良久，说，“如果房间黑暗，你想摆脱黑暗，会怎么做？”

我说，“拿来光源即可，比如蜡烛、灯或电。”

“没错，”埃瑞奇回答。“这正是我要说的。把神圣光源拿进你的欲望黑暗，黑暗就会消失。”

我的头脑还是拒斥埃瑞奇的话。“邀请他参与不道德的行为？”我再次问。

“要记着，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没有一刻不与你同在，不在你内里。你邀请他，他不必来。他已经在那儿。你的邀请只是增加你对他的觉知，他始终和你在一起。他一直在场，从不缺席。缺席的是你对他的觉知。你生活中肯定有过这种时刻，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也许有很多朋友在场，但你没注意或遇见任何一个，因为你心不在焉，在想着别的什么。你有过这种体验吗？就像那样。我们过于专注对错、道德不道德、我们的欲望，以至于注意不到他的在——自始至终和我们同在。所以说，邀请他参与你做的每一件事，以制造那种觉知。我说每一件事，乃意味着每一件事。他已经在场。你要做的是创造那种他已在场的觉知。”

尽管我内心接受了埃瑞奇的话，但头脑依然抗拒。这种心理障碍经过多年的痛苦才被冲破，我才能够将埃瑞奇所说的一小部分付诸实践。

放下小事

一次，我在满德里大厅听见玛妮这么说：

“初来巴巴这里时，我们女满德里都很傻。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斗。如果有人拿了我的针没还，或是我拿了谁的剪子，就会发生争吵。我们争的总是小事。这就是悲哀所在。我们从不为大事争。巴巴，神人，阿瓦塔，在我们中间，给了我们大好的机会，而我们执著不放的琐碎小事，常常让我们忘了要充分利用他给的机会，吸收他的在，片刻不离之。

“这种时候，我们在他身边，却没和他在一起，不利用他的在。回顾过去，我真希望我们的争斗和嫉妒是为着大事情。我们从不去争着‘更爱巴巴’，‘绝对服从他’，或‘更加谦卑’。这些事才值得争取。我见年轻人，虽为他的爱而来，也在犯同样的错误。别在对错、你的我的这种小事上浪费时间精力。放下它。把你的时间用在利用这个珍贵机会上。吸收他的在，让他的在成为你的生命。我们经常像个小孩子，抓着假珠宝项链不放，即使给他真宝石也不撒手。要学会‘放下’假宝，去争取真宝。”

每当发现自己陷入“我对，你错”局面，或过于沉迷于工作，我就会想起玛妮的话。

莫忘目标

埃瑞奇时常警告我们要小心道路上的诱惑，以及忘情于这些诱惑会怎样使人的注意力离开巴巴。下面的事件发生在埃瑞奇和一位美拉巴德的长期工作人员之间。事件发生时，印度的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法定存款利率限制是18%。不过，人们会把钱存到私人机构，以获取更高的利息，有时高达36-50%。

有人给这位工作人员提出一个很好的利率，但超过了法定界限。他找我征求意见。我按习惯建议他去找埃瑞奇。不过我自己也很好奇，想听听埃瑞奇怎么说。这位工作人员便去找埃瑞奇请教。埃瑞奇显得很

不安，生气地说，“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干吗来问我？你显然想那么做，反正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那就去做好了，别问我。你有自由随心所欲。”

埃瑞奇的反应让工作人员大吃一惊，我也是。他恳求埃瑞奇，真诚地表示自己无知，再次请求埃瑞奇给建议。埃瑞奇停顿一会儿，盯着他看了许久，仿佛不相信地摇摇头，最后以强有力的口气说，“别忘了你来此的目的。将会有很多诱惑和分心的事情。放纵于这些将削弱你在此的意图和目的。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让步于小诱惑，会为放纵于大诱惑打下基础。就像种子，给它浇水，它就会长成参天大树。因此，要小心，每天提醒自己，你来此的目的是什么。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回顾一下，看看你当天的活动是让你离目标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这让我想起两句话。第一个是佛主的，“放纵欲望一点点，欲望便如孩子长大。”另一句是美赫巴巴的，“你所面临的每时每刻，要么加紧假相的掌控，要么将你带向真理。”

还有一次，埃瑞奇用下面的故事，警告朝圣者当心道路上的诱惑。他说，

“你们听说过印度中部的喀居扰庙（Khajurao）吗？是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人们从印度和世界各地来参观此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所庙宇有何特别之处？庙的外墙是男女纵欲的雕像。雕刻的场景粗俗不堪，极其刺激。外墙上描绘的性交姿势可谓千奇百怪。然而，庙宇的内墙却很简朴，只有一个神像。大多数来访的游客被雕像吸引，连续数小时观看。大部分人未进寺庙就离开了。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建造？那是个考验，看一个人是否足够纯洁，能在庙宇入口处抵御诱惑，它代表了神性门槛。一个人若性格坚强纯洁，就不会受诱惑分心，就会抵达庙宇内部所代表的神性目的。跟随巴巴也是一样。专注于目标，直接朝它走。不要让分心的事物成为你的羁绊。

幻相势力

我常常纳闷，个别跟巴巴很近的人，有的还亲身达善过巴巴，怎么会偏离巴巴的道路，放纵于那些显然会让巴巴不悦、巴巴明确警告过的行为。举几个例子，有几位见过巴巴的爱者，竟然自封大师。一个宣称巴巴在他内里打破了沉默， he 现在是阿瓦塔。另几个则利用他们跟巴巴本人的接触，诱惑新来者，谋取金钱，甚而追求女色。

在美拉巴德生活期间，我注意到来这里的巴巴爱者中的类似现象。虽是为巴巴而来，有些人却倾向于失去专注，开始涉入生意、性或权力等不明行为。看到这发生在美拉巴德，我有些难过，奇怪为什么巴巴，全能上帝，不能阻止这种事发生。所以，第一次得到机会，我就向埃瑞奇提出这个问题，“埃瑞奇，为什么有的巴巴爱者，无论在巴巴生前还是如今，会在美拉巴德这种圣地，放纵于腐败、非法或不道德的错误行为。为什么身为上帝的巴巴不能阻止这类事发生？巴巴可以轻易向这些人示现他自己，或在他们心中放一个悔罪念头，就能改变他们的行为，终止这一切。为什么这些事情要在这里发生？

埃瑞奇十分平淡地说，“在神性门槛，幻相势力处于顶峰。摩耶，愚昧原理，利用幻相诱惑灵魂偏离神圣目标。一个人必须当心这种幻相诱惑，将注意力集中于巴巴。幻相的性质就是要迷惑你，用短暂的感官快乐，不管是金钱、性欲或是权力，诱你上钩。这些虚幻事物所提供的快乐，虽说短暂易逝，但一个人若不专注巴巴，就会落入圈套，即使在神性门槛之上。结果是，只有跨越门槛才会获取的真正持久幸福，向屈从于这种诱惑的灵魂关闭。

“要当心幻相，因为它就像个商人。你去过服装店，看见商人是怎么卖货的吧？你对自己想买什么要是不坚定，商人立刻揣摩到，并极力诱使你买你原本不打算买的东西。他接连取下颜色各异的好看衣服，要你摸摸料子或者试穿一下，极力让你发生兴趣。你少许表现出兴趣，他就说服你，他给你的价钱绝对公道，你怎么也得再买一件，还补充说

这种款式只剩两件了。你离开商店的时候，不只是买了一件衬衫，还多买了两大套衣服。这就是幻相的工作方式，随时用感官快乐诱使你，就像商人那样。所以说，你看见有人甚至到了巴巴这里，还误入歧途。”

埃瑞奇接着讲了下面的故事，“我给你讲个故事，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上帝和魔鬼之间，曾经有过一场决斗。关系到谁能赢取最多的灵魂。魔鬼同意决斗，但向上帝要武器。上帝同意给他一些可用来诱惑灵魂的武器。上帝给了魔鬼诸如财产、珠宝、金钱等物质财富。魔鬼不高兴，说，‘这好是好，但还不够，因为有的灵魂为了你的爱，就会舍弃这些东西。’

“于是上帝又把诸如酒、毒品等麻醉武器给他。魔鬼还是不高兴，说，‘这倒是更好些，不过仍会有愚蠢的灵魂为了你的爱，舍弃这些快乐。决斗不公平。’

“于是上帝把性武器给了他。魔鬼一得到这个，大喜过望，笑着对上帝说，‘我就等着你犯错，把这样东西给我。有了这些武器，我差不多能把每一个灵魂赢过来。犯了这个错误，你已经输了。’

“听魔鬼这么一说，上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落泪，因为他知道现在去赢取灵魂，可谓难上加难。也正是上帝的这些眼泪，落入人的心中，洗去他们的罪过，使他们看清罪的源头，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他们转向神。”

埃瑞奇最后说，“就是这样。在每个人内里，上帝与魔鬼不断决斗着。要深入内心，认识到那一切都存在于你之内。一方面，物质占有、麻醉品和性诱惑，极力引诱你的心；另一方面，成道的永恒极乐也在召唤你。”

“美赫巴巴为了受苦的人类降临，”埃瑞奇说，“就像上帝流下的眼泪，落入人心，唤醒人类。因此，是醒来的时候了。别浪费了这个机会。要专注于他，别为一时的虚妄快乐分心。欲望欲求了无止境。有一样东西，你得到后，就不会再想望别的，巴巴就是来给你那个的。所以，要生发对他的渴望，永获自由。”

放下执著

为鼓励我们放下执著和欲望，埃瑞奇会讲下面的故事。相信它会读让读者明白超然的价值。

“有位大师来到一个村子。你们知道大师是怎样的；人们不由自主被他们吸引。村民不但来求他祝福，有的还选择和他一起生活，服侍他，做弟子。几年后，大师对村民的工作完成；决定离开村子。他指示弟子们回到世间，过世俗生活，同时实践他教给他们的一切。他鼓励他们冥想神，念神名，修出离心，诚实劳动，爱人爱物，在一切境遇下都臣服神意。弟子都答应服从大师，除了一位，他要陪伴大师，宁愿不服从。

“大师知道，对这个弟子，在世间生活求道要胜于陪伴他。便如此相告。弟子以为大师在找借口，坚持说他真诚渴望陪伴大师。大师最后同意了，不过设定了一个条件，作为对弟子诚心的考验。他要弟子在附近河边建个棚屋住下，等到他两年后回来。在此期间，弟子要过简单的苦行僧生活，乞讨食物，按照大师的教导静心修持。

“嘱咐完毕，大师祝福弟子，动身上路。弟子在河边搭了个小屋，真诚地开始履行大师的指示。他清晨早早起床，到河边洗浴，做晨祷。他解下腰布，放在岸边，走入河里。”

“在印度乡间，”埃瑞奇补充，“圣者日出前要起床，到河中沐浴，随着太阳升起，他们站立水中，掬水举手献给太阳，一边念诵曼陀或祷文。这个弟子也照此修持。念完祷文，他心情愉快，走到岸边。弯腰拿腰布时，他发现上面有小洞，好像是什么动物咬的。这让他好生纳闷。

“第二天，他做完晨祷，心情喜悦地回去取腰布，又发现腰布上的洞增多。这让他很是烦恼，第三天，他一边念祷文，一边留神腰布。对祷文半心半意。瞅见有只老鼠咬腰布，他冲上岸去追老鼠，祷文都没念完。

“第二天，这位弟子弄来一只猫，把它栓在腰布旁边看守。那天早晨他能一心一意念祷文了。回到岸上，看到腰布完好无损，他很高兴。

然而，随着日渐升高，猫饿得直叫。弟子很恼火，这干扰了他的静心。所以，他进城乞食，也给猫讨了些牛奶。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现给猫讨牛奶不易，就决定养头牛。这样不但猫每天有奶喝，他自己也可饮用。弟子继续晨祷，白天余下的时间用于冥想神。然而，随时间流逝，他意识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给牛洗澡，挤奶和喂草上，很少有时间静心。

“于是他决定雇个人照管牛。现在这位弟子还得照顾工人的需要，得为两个人乞食。头几天还过得去，但越来越困难。他决定干脆自己种粮食，工人做帮手，这样一来，他就不必再乞讨食物了。一旦自给自足，他就能够不受干扰，安心静心了。”

埃瑞奇沉默良久。“看看头脑是怎么回事儿？它是怎样把你从一件事引向另一件事，让你相信做完某件事后，你就能自由地忆念他？我们一直都是这样，是不是？头脑告诉我们，‘完成这个项目，你就有空儿忆念他了，’或者‘摆脱这种恼人的处境，你就能安静地想他了。’你们不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象这样。头脑不断愚弄你，让你陷入新情境。这位可怜的弟子也同样。随着工作负担加重，他雇了更多的工人。粮食收割后，需要储存保护，他需要建个粮仓。为建粮仓，他到市场卖掉余粮筹钱，等等。两年的时间，弟子已拥有一个农场，几个工人，一座宽敞房屋，还有仆人车辆。

“大师如约回到河边，寻找弟子和他住的小棚屋。但弟子不见，棚屋不存，他向行人打听，但似乎没人知道有这么个人。多方打听后，大师听说有位富人清早会带着猫来河边祈祷。他好像符合对弟子的描述，不过这人住的可是宫殿般房子，不是小棚屋。

“第二天上午，大师来到河边，看到富人带着猫走下河，却没认出。不过，弟子一见大师，就跑过来顶礼。他起身时，看见大师表情惊讶，问，‘您不认识我了？两年前的您把我留在这条河边的。’

‘啊，现在我认出了。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棚屋哪儿去了，你身

上穿的简单衣服呢？”

“弟子解释了事情经过；怎样一件事引向另一件事，现在他是怎样负责照顾他的工人，工人照管他的农场，农场为他和他的牛产粮，好让猫喝到牛奶，保护他的腰布不被老鼠咬，以便他能安静地祈祷。

‘那一天中剩下的时间呢，’大师问。‘你用来想神吗？’

‘这怎么可能？我有这么多的责任。’弟子抗辩。

“听此，大师评论，‘我提醒过你，世俗生活对你是最好的道路，弃世的生活不适合你。’

“弟子知道大师是对的，但还是不晓得当时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怎么做。就问大师‘我本该怎么做？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大师回答，‘是你对腰布的执著，致使你离开了神。老鼠咬了你的腰布，你就该放弃穿腰布，去专注神。干吗不连腰布一同放弃？你倘若这么做了，事情会就此结束。你的执著让你产生保护腰布的欲望，从这个小小的欲望种子，长出一整棵欲望大树。要想行道，你就得无欲。’

“大师说完，祝福弟子继续过世俗生活，同时忆念神。”

讲完故事，埃瑞奇警告说，“要谨防头脑怎样对你耍诡计，即使在你真诚努力行道时。这不是件易事。需要巨大的勇气，愿意为他舍弃一切。为了他，必要时你必须准备好全身赤裸，无一丝世俗牵连。”

燃烧的心

巴巴爱者大都知道，巴巴曾提到希瓦吉是他的一次小型降临。也许有读者对这个概念不熟悉。是这样的：巴巴说阿瓦塔的降临大约每 700 至 1400 年发生一次。不过，有时候非常情形会导致阿瓦塔采取小型降临，即使不到 700 年。这两种降临之间的区别是，正常降临期间，阿瓦塔的面纱被揭开，他完全意识到无限能力、无限知识和无限极乐。那时他为整个宇宙工作。但在小型降临期间，面纱不揭，阿瓦塔觉知不到其阿瓦塔身份；意识不到无限能力、无限知识或无限极乐。在小型降临期间，他的工作不是普遍的而是特别的。

埃瑞奇说有一次巴巴谈到除希瓦吉之外的三次小型降临。第一次降临，他是个隐士；第二次是卖糖果的；他第三次小型降临，仅仅是为了一个人。

最初听埃瑞奇这么说，尤其是第三次降临只为一个人，我感到一股电流涌遍全身。浑身起鸡皮疙瘩。我惊疑地转向埃瑞奇。

“他只是为了一个人降临？那个人的内心渴望该是怎样，致使阿瓦塔降临？无限用人身桎梏自己，为全人类受苦，这可以理解。可为着一个人，他也这么做？”

“我想不通，埃瑞奇，阿瓦塔能轻易地指派五位至师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不同的成道者，去满足那个人的渴望。他们很容易做到这个，甚至让他成道——如果他希望的话。阿瓦塔何必采用小型降临？让阿瓦塔特意为他降临的这人是谁？”

埃瑞奇回答，“我不知道。巴巴没告诉我，我也没问。”埃瑞奇停顿片刻，补充道，“不过，从巴巴对我们讲过的话里，我知道这么多：他乃是爱的奴隶——他的爱者的爱的奴隶。那个人的爱和渴望一定强烈得让他的心燃起了火。这个燃烧之心的深切渴望，一定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在死前感受他的肉身临在。只有那样才会吸引阿瓦塔的这种回应。当纯洁的深爱发出呼唤时，阿瓦塔会像奴隶一样回应。一定是这样的。”

埃瑞奇摇着头。“爱的疯狂！啊！它是怎样驱使你。你要在心中创造这种疯狂。让心燃烧，这保证会让他奔向你。这个，事实上唯有这个，才会让他从藏身处现身，向你揭示他自己。”

这让我想起如下的乌尔都语诗句，“让对他的忆念使你坚强无比，以至于在写下你的命运之前，神亲自来询问你的意愿。”

纯洁的爱

“目前到处都有婚外性关系。巴巴跟随者也不例外。”坐在埃瑞奇旁边的一位朝圣者说道，“一个已处于爱情关系中的人，可能因往世的因缘，对后来出现在生活中的另一个人产生同样深的感情。以往的业

相激起对新来者的强烈情感。同时他也爱着第一个配偶。似乎业相把他推进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关系。”这个朝圣者接着又问，“可以说这全都是业力吗？”

埃瑞奇立即回答道，“一切都是业力。也可以称之为命运或神意。你在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即便是一面之交，或是你偶尔施舍的乞丐，都与你有着某种往世联系。所以说一切都是神意。不过，我们还有神的希望——愉悦巴巴，做他期待我们做的事。”

埃瑞奇继续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一次，有位信奉基督的女子来见巴巴。她是天主教徒，爱上了神父。你知道，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宗教不允许。她向巴巴讲述了困境，请求指引。巴巴回答说，‘我很高兴看到你爱他。让你对他的爱发展成长，但要保证其中没有淫欲。让你对他的爱保持纯洁。有一天，这将把你引向对真爱的体验。’这就是巴巴期待我们做的。”

埃瑞奇进一步问道，“你听说过罗米欧与朱丽叶、莱拉与马依、希瑞茵与法赫德等著名故事吗？他们为何举世闻名？因为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没有付诸于性爱。反对势力使他们之间的爱难以得到肉体表现。但这种爱却因而变得更强烈，跨越肉体层面，几乎升到灵爱层面。

“若是结婚的话，会发生什么？他们很可能在一定时间里体验并享受肉体方面。过些时间子女会出生，接着是养育儿女的辛苦，日复一日，这会使夫妻疲惫，火热的爱迟早会减弱，很可能至多成为一种温吞的关系。最坏的局面是，罗米欧和朱丽叶开始争吵，乃至彼此厌倦。就是这样。肉身结合使火焰熄灭，分离则让火焰更旺。”

埃瑞奇转向那位朝圣者，说道，“应该这么做：如果你对某人产生了感情，那就让这种感情发展，但要控制自己的身体行动。若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凭借巴巴的恩典，你就会接近真爱体验。强烈地爱另一个人，若不发生性关系，就类似爱神者对神的强烈渴望。因此，让你的爱成长发展，无论你爱的是谁。当这种爱的强度达到顶点时，把它

献给巴巴。在这两种情况中，情感、强度和渴望都一样。只是目标不同。因此要改变目标，从虚幻的人转移到神圣存在——真爱。就应该这么做。这样的话，你不仅会取悦巴巴，还会成为他。”

埃瑞奇又补充说，“马依对莱拉的爱极其强烈，又极其纯洁，以至于无处不见莱拉。除莱拉外，他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正是这种爱引来至师的恩典。至师轻轻一触，便让他看见神无处不在。纯洁的人爱能把你引向神。就是这样。”

做出努力

同满德里生活期间，我经常看到他们鼓励我们：不论做什么，都要更加努力，然后把结果留给巴巴。许多次，巴巴爱者带着所遇问题，找埃瑞奇倾诉，结束时说，“我把一切留给巴巴。”但通常很显然，这个人根本没做什么努力，埃瑞奇会开玩笑地批评他们，“不要把努力部分留给巴巴。大多数人说‘我把它留给巴巴’，却是把努力留给巴巴。做出努力，尽最大努力，就像你在为他做。然后把一切交给巴巴。”

埃瑞奇讲了下面的故事，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在交给神意或臣服神意之前，努力和意图不无必要。

“有个饭店老板一次同朋友聊天。店主坐在收银台后面，朋友站在他旁边。正聊着，有个乞丐走来求施舍。店主什么都没给，乞丐空手离去。店主转向朋友说，‘乞丐从我这儿一分钱没得到，乃是神意。神意不让我施舍他。’

“朋友不同意，店主坚持己见，‘神意无所不能，完全可以用个高尚或虔诚念头，抑或只是个简单的慷慨念头，去激发我做出施舍行为。但我没受到这种念头启发。乞丐没从我这儿得到施舍，我把这视作神意。’

“朋友回答，‘你没感受到启发，是因为你没有施舍的意图，也没做出施舍的努力。你连开一下抽屉都没有尝试。乞丐没得到施舍，是你没努力，不是神意。’朋友继续，‘倘若你打开现金抽屉，去拿钱施

舍时，突然中风麻痹，手动弹不得，让你无法给钱——那才叫神意。因为有真诚的意愿和努力在里面。’

埃瑞奇总结说，“就是这样。我们得怀着解决问题的意愿，做出真诚的努力，好像你是在为巴巴而做，然后把结果留给他。”他还警告，“不要把努力部分留给巴巴。那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你心里想不劳而获。实际上，应该反过来。做出努力，再把结果留给巴巴。”

另一次，有朝圣者对埃瑞奇说，“巴巴说你向他走一步，他会向你走十步。考虑到我们的步子太小，无足轻重，比起巴巴的大步，算不上什么。所以，即使我不迈步，巴巴迈向我的十步也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巨变，让我感受他的在。可我没发现这种情况发生。这是为什么？”

埃瑞奇立即回答，“除非你迈出第一步，否则他就不会朝你迈十步。不管你的步子多小，你朝他走的这一步里所含的意愿、渴望和努力，迫使他用十步来回应你。你走向他的一步，反映了你心中对他的渴望。他则回应那种渴望。对合一的渴望，驱使你生发努力，努力则邀来他的恩典。”

猴心

作为朝圣者拜访美拉巴德时，我大部分时间都到巴巴三摩地静坐，尽量利用这个黄金时机，我知道将来全世界都来朝圣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然而，我尽了最大努力，还是不能够专注巴巴，脑子里杂念不断。这让我有些恼火。我祈求巴巴帮助，仿佛作为回应，有一天曼萨丽谈起这个话题。她问我，“你喜欢在三摩地静坐，不过告诉我，你能专注他吗？有杂念干扰吗？”

我坦白相告，“杂念干扰得厉害，我感到恼火。不知道该怎么办。”

曼萨丽随后问我一个问题，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你见过猴子吗？它是怎样喜爱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

“见过，”我回答。“我见过，可您为啥问起这个？”

“头脑就象猴子，”曼萨丽解释。“它喜欢从一个念头跳到另一

个念头。你见过关在小笼子里的猴子，没地儿活动，有多么躁动？头脑就是这样。你坐在三摩地，试图专注他的照片，排除杂念，你是在试图把你的猴心关进小笼子。它变得躁动不安，你感到恼火。要让你的猴心放在较大的笼子里，有几个房间让它自由活动，它就不会躁动不安了，同时依然呆在笼子里。

我不大明白曼萨丽的意思，便要求她解释一下。

“很简单，”她说。“让你的猴心注意力仅仅局限于美赫巴巴这个笼子，但让你的念头和注意力，自由地从一张巴巴照片转移到另一张照片上。在你面前放上几张美赫巴巴的图像，如果你不需要照片，就在心目中想象这些形象。首先专注于一个形象，一觉得厌倦，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二个形象上，之后第三个，等等。有一天你的猴心对这个也会厌倦。那就专注于他的属性，在心中想象那个属性。你一定见过他的那些照片，有的无比慈悲，有的圣洁不凡，还有的神爱流溢。因此，当你的念头游移，或者回忆他的慈爱或神性故事时，就对该属性和形象一并专注。这样你的念头就会围绕着他转，使头脑易于专注他的形象，不受杂念干扰。”

^

曼萨丽又说，‘你一定看过美赫巴巴的电影。他是怎样爱抚或拥抱爱者。你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他爱抚和拥抱的是你。你一定看见过他大步流星走上山，弟子在后面跑着追赶。想象追赶他的是你。想象他在对一群门徒讲话，你是其中一员。想象他在询问你的健康福利。同他交往交流。真诚努力这样做，有朝一日努力就会变得自如，他会对你活起来。不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活生生的神人，你可同他交流，对他提问。你甚至会发现你的问题得到深刻回复。以这种方式，他成为你形影不离的伴侣，你可与他相互分享、关怀或打架。’

曼萨丽的建议对我帮助极大，我坚持实践至今。我发现她的建议真实可行，我对它的实践程度，也是我在生活中感受巴巴亲身临在的程度。

心灵这般

埃瑞奇镇定无比。最大的不幸不会惊动他，而影响到别人的最小问题却让他关心。他的镇定有着圣人才有的品质——近乎神。然而，正是这个让我们有些人生气恼火。因为埃瑞奇不但拒绝作出反应，还拒绝介入或甩鞭子。不管朝圣者怎么行为不端或者侵扰他人，他也不会予以纠正或管束。

一次，有个朝圣者于沉默日在招待所D栋饮酒，被当场捉住。他不仅浑身酒气，瓶子里还剩半瓶酒。最后决定请这名朝圣者离开，他也同意了。埃瑞奇却感到这样不妥。他认为，我们向朝圣者解释规则后，把酒没收，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说，“埃瑞奇，登记第一天，就把规则给每个人解释过了。”埃瑞奇驳道，“那又怎样？再给他解释一遍。也许他没听清。他应该再有一次机会。”

我也借机追问，“您为啥拒绝管教纠正朝圣者？”埃瑞奇沉默片刻，缓慢地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心已成这个样子。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见巴巴。我们怎么能敲打巴巴？”

我坚持，“可您却敲打和您同事的工作人员身上的巴巴，埃瑞奇。好像那对您不成问题。”

埃瑞奇笑了。“我敲打的不是工作人员身上的巴巴。我敲打的是开始露头的妄我，自我。”

我仍然徒劳地逼问埃瑞奇。“那朝圣者的妄我呢？您为何不也敲打敲打，哪怕一次也行啊？”

埃瑞奇叹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者则准备好了。是巴巴将准备好的灵魂吸引来。是他对这个灵魂工作，帮助他摆脱虚妄。我们只是他的媒介。”

我相信埃瑞奇的话发自内心，不是说辞或借口。这帮助我理解他拒绝打鞭子的原因。

心会长大

对困扰我们的问题，满德里给予圆满的解答，我们的心灵也接受了。但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头脑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在美拉巴德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可避免地再度引发对满德里不用鞭子的话题。埃瑞奇叹了口气，点点头说，“我知道人们责怪我们不打鞭子，造成无纪律，毁坏了气氛。”他停顿片刻，指了指加利·克莱纳，接着说，“还有人责备我宠惯加利。”这也是我不时闪现的念头。我立马打断，问，“您是怎么看的？您不觉得自己宠惯加利？”

但凡有机会在智力上角逐埃瑞奇，我都不会错过，看埃瑞奇如何避开我认为的死角，是件趣事。他不但能轻松闪开，还常常给出深刻洞见。事实上，埃瑞奇会利用一切外部情形，无论是争斗还是气氛损坏，来扭转局势，让你明白那不在你外面，而在你内里。接着他会鼓励我们深入内心，从里面清除障碍和争斗，这样外部情形就不会烦扰我们了。

加利·克莱纳是埃瑞奇最喜爱者之一，他在行事上经常给人口实，对埃瑞奇抱怨他缺乏纪律。既已知道埃瑞奇拒绝甩鞭子的原因，我很好奇他对这个问题怎么说。埃瑞奇沉默良久，缓慢地说，“你不会相信我的话，但我可以诚实地说这么多，我一度也和加利一样。事实上，我比他更糟。这完全是真相。就连同巴巴一起生活后，我也没什么改变。实际上，随着时间流逝，我的性情甚至更坏了。然后，一年年过去了，我注意到自己有了转变。什么转变？我注意到我的微小心开始变大。这种变化是什么促成的？是美赫巴巴。我竭尽全力也无法造就这种巨大变化。这都是他的恩典。

“你的心一旦开始成长，就不会停下。自从巴巴去世，已过去多年，我的心还在继续成长。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像我这样不配的人身上，我确信，也绝对诚实地说，有朝一日，不只是加利，还有你们每个人，都会体验我所体验的。你们微小的心也会变得巨大，跟我们的一样。我再三说过，我原本不配和巴巴一起生活。有许多人配，因为他们的努力

和渴望，那是我曾缺乏的。对于我，他把我留在他身边，给我这个机会，这完全是他的恩典。

“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恩典也会降临你们每个人。那时你们就会明白我们不能打鞭子的原因了。你不能用鞭子让一个人的心长大。你不能靠纪律让心长大。靠你个人的努力也不能让心长大。是什么能让心长大？唯有他的恩典。这就是我要说的。”

真正谦卑

这些年，随着对埃瑞奇的了解加深，我发现他不仅伟大，还真正谦卑。在将巴巴的教导付诸实践方面，他是个活榜样。埃瑞奇人格伟大，虽拥有权威，但在信托日常工作中，却选择不用。若有人拒绝听从，埃瑞奇只是谦卑地请求他，而从不运用自身权威。

还有一件事埃瑞奇不喜欢——有人开始以某种方式赞美或景仰他时。他会感到不舒服，你能看见他脸上的不悦。下面的故事可让你有个概念。

寇诗德逝世，火葬后，骨灰装在小盒子里待葬。安葬那天，朝圣者都聚集在三摩地。满德里也来了。埃瑞奇比女满德里稍许早到，我站在他身后。克莱格和迪瓦娜站在埃瑞奇两边，埃瑞奇后面还有一位朝圣者，和我并排站着。

女满德里到了，几名助手走到三摩地前，止住长长的达善队伍，以便让满德里达善。女满德里入内达善。然而，埃瑞奇却站在原地。保·纳图和阿娄巴也前去达善。埃瑞奇依然没动。我们都站在三摩地对面的平台旁。

一名助手注意到埃瑞奇没过来达善，便大声呼唤，“埃瑞奇，您不要达善吗？”不等埃瑞奇说话，克莱格抢先回答，“不用了，埃瑞奇一般不进陵墓。”这让我吃惊，站在我旁边的朝圣者也不解，他问克莱格，“为啥埃瑞奇不进陵墓？巴巴不是说这是将来的麦加吗？怎么会有人不想进去顶礼麦加？”

我深知埃瑞奇的伟大，转向这名朝圣者，说，“他不去麦加。麦加来找他，因为他是埃瑞奇。”虽然我声音很轻，埃瑞奇还是听到了。他微微转头，看了看我，耸耸肩，叹口气说，“好吧，我们过去达善。”随即向三摩地走去，我们几个随同也跟他一起过去。

这就是埃瑞奇的谦卑和伟大。让我想起巴巴的一句话，“唯有真正伟大者才会真正谦卑。”

过了好久，我才有机会向克莱格询问埃瑞奇不进巴巴三摩地的原因，克莱格解释说，只是有长队等候时，埃瑞奇才避免进三摩地，因为他不想干扰或者分散朝圣者的注意力。对于我，这本身就是埃瑞奇谦卑和伟大的又一个标记。

埃瑞奇还有一种品质。不论他在做什么工作或者处于何种状况，若有朝圣者来访，他都会放下一切，走过去给朝圣者一个巴巴拥抱。有时埃瑞奇坐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地板上，会有个常来的朝圣者走进。你以为埃瑞奇会坐着不动。然而，虽上了年岁，健康不佳，他还是费力站起，问候来者。

朝圣者一般会抗议，“不用了，埃瑞奇，请别起来。”埃瑞奇反过来抗议，说，“你为啥不给我拥抱你内里巴巴的机会？”

一次，听到埃瑞奇上述言语，有个朝圣者反驳，“您拥抱我们时，真的感觉您是在拥抱巴巴？”埃瑞奇即刻回答，“我拥抱的若不是他，干吗自找麻烦，去拥抱你们每个人？”

巴巴要什么

随着时间流逝，朝圣者开始增多，美拉巴德也必须发展。如何开发美拉巴德，常在居民之间引起争论。争论根源自然是每个人感受的爱，不只对巴巴，还有对这片他无处不在的神圣土地。每人心中各有一个怎样取悦巴巴的概念，特别是涉及保留美拉巴德神圣气氛之处，人人都想尽其所能提供服务。

有些居民倾向于原样保留巴巴时期的气氛，对任何开发都持怀疑

态度。另一方面，也有居民感到，随着朝圣者增加，开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一天，如巴巴预言，全世界都会来朝圣。这常常导致冲突，有时问题严重到需要满德里介入。

一次，双方都不肯放弃所珍视的观点，争论拖了很久，最后只得交给满德里解决。对于我，争论双方都显得合情合理。很难选择支持哪一方。

一如既往，埃瑞奇不介入这类争端或问题，他耐心听完两方的陈述，要当事人去找别的满德里征求意见。这次碰巧我在场，他们离开后，我跟埃瑞奇讲了自己的感受。我说，“埃瑞奇，这件事在我看来双方都对，尤其是各方的陈词都合情合理。”我又说，“埃瑞奇，我知道您不喜欢介入这些事情，但告诉我，就算为了我的利益，帮助我理解，您认为两个决定巴巴会要哪一个？”

埃瑞奇叹口气说，“两个都不要。巴巴要你这两种情形都超越。这些都是你要的。巴巴不要这些。他要这些做什么？他是宇宙之主。巴巴真正想要的，是把神给你，为此你必须超越对错，超越这那，超越一切情形。只有这样你才会找到他。这是巴巴想要的。”

超越对错

埃瑞奇从不错过机会提醒我，要得到巴巴，就得努力超越对错。他的话对我也不无启发，但像我这样的人，很难不采取对错立场。我性情火爆，容不得不公。稍有不平都会让我挺身而出，错误得不到纠正，也常令我轻易发火。

这种时候，埃瑞奇会慈爱地提醒我，应该友爱地好言相劝。我打趣道，“好言加手枪能尽快成事，埃瑞奇，光是好言不管用。”这是自小受的教育，也是我看世界的眼光。不过埃瑞奇对我总是耐心慈祥。

一次，我对某个人发火，埃瑞奇看到，走了过来。他的方法如此委婉，问题立时化解。我深为叹服，因为我未曾想问题能解决，那也是我发火的原因。我静静地同埃瑞奇坐着，受内心驱使，问了他下面的问题，“埃

瑞奇，对不起，我发了火。但告诉我，对不公和错误采取反对立场——这难道不是巴巴希望我们做的？难道巴巴不希望我们坚持正义？”

“不希望，”埃瑞奇回答。“他希望你坚持真理，而非正义。”

“那有什么区别？”我问。

“你站在正义立场时，自我便坚持自身，你则受缚于虚妄幻相。而你站在真理立场时，就得准备好承受各种各样的羞辱，不予反应。你要能做到这个，自我就会削弱，并且逐渐消亡。自我彻底死亡时，你就体验真理。”

我试图领会埃瑞奇的慈悲讯息，但内心仍有抵触。我说，“那该怎样对待不公正？”

埃瑞奇说，“把不公正当作巴巴送给你的机会，去经受耻辱，增加对他的依赖。”

我申辩，“倘若人人都按您的建议，拒绝反对不公，世界会成什么样子？”

“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真理立场，”埃瑞奇解释，“这只是对极少数人，对准备好彻底毁灭者，对敢爱敢要巴巴者。”

埃瑞奇的话让我想起玛妮常在满德里大厅引用的话。“爱者向至爱祈祷，‘据说瞥一眼您的容颜，就让人化为灰烬。那又怎样？露出您的脸，让我看一看。’”

血之泪

作为灵性训练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会被满德里敲打。谁若碰巧是满德里的助手，就得承受大部分的敲打。迪瓦娜是埃瑞奇的助手，不离埃瑞奇左右，你常会看见她掉眼泪。埃瑞奇不在满德里大厅或在朝圣者面前当众数落她。而是在信托工作期间或者私下场合。

一次，下午3点喝茶时间，我们几个在信托办公室同埃瑞奇坐着。埃瑞奇似乎在数落迪瓦娜的兴头上。他专挑小毛病，小题大做。这些错误其实不存在。只有埃瑞奇能以其戏剧性方式，让它们显得跟真的一样。

最后，迪瓦娜受不了，转向埃瑞奇说，“为什么我今天做什么都不对？难道我今天连一件事都没做对？”

埃瑞奇评论，“没有。连你呼吸的方式都不对。”随即提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说过的话，“就连你的呼吸本身都是错的，”以便说明自我的每个行动都制造束缚。随着埃瑞奇的解释，很可能受了一整天数落的迪瓦娜哭了起来。长期工作人员帕特也在场。她敢说敢为，有啥说啥。责备埃瑞奇，“哦，你这坏孩子。看看你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都做了什么。把她弄哭了不是？”

埃瑞奇故作惊讶，说，“真的？她哭了？我可没看见。”帕特抓起埃瑞奇的手去擦迪瓦娜脸上的眼泪，说，“您认为这是什么？”

埃瑞奇仍面带惊讶，说，“这可不是眼泪。颜色变红，血开始流出时，那才叫眼泪。”接着又说，“在这条道上你本该流下爱和渴望血泪。”他随后讲了巴士拉的圣人拉比的故事。

“你们知道巴士拉的拉比吗？她全部时间都用来祈祷和忆念主。整天和几乎整夜如此。因身体虚弱，她会打盹睡两三个小时。醒来后，她懊悔悲伤得哭泣，血泪开始流出。她祈求上主把这几小时的睡眠也拿走，因为这不但打断她的忆念，还让她感到与至爱的分离，她的心无法忍受。当你爱时，就是这样，”埃瑞奇说，“即便如此，拉比虽经历强烈痛苦，但那一生仍未达到完美。她还得更出生一次，作为巴巴简，获得完美。”埃瑞奇补充说，“要想得到他，你就要准备好流下血之泪。”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两句诗，实际上是巴士拉的拉比献给上主的祷文。

“我内心里的神爱洪流，主导我生活中的灾难溪水。

无限之美啊，您甚至会在我的生活中掀起台风，来测试我的爱是否挺得住。”

只有拉比这样的高级灵魂，才会如此向神祈祷。

只是服从他

我常模仿同事们的言谈举止，有时甚至模仿满德里的。一次，宝吉有空，要我做些模仿。我问宝吉可不可以模仿他，他说可以，我就模仿宝吉怎么敲打助手。模仿完，宝吉大笑，说，“你很擅长此道。你靠这个能赚大钱。”

见宝吉心情愉快，我借机问他，“宝吉，巴巴敲打满德里成员，这我们知道，但告诉我，有没有哪个满德里，因跟巴巴接近，敲打过你或别的满德里？”

宝吉即刻回答。“有，埃瑞奇。他可厉害了。我好怕他。他会敲打任何一个满德里。那时他跟现在大不一样，可不是你们知道的埃瑞奇。当然，他也有敲打人的权威。实际上，他敲打别人，是在为巴巴工作，为取悦巴巴。”宝吉还讲了下面的故事。

“那时巴巴同一些满德里住在美拉扎德，帕椎和几个满德里成员在美拉巴德生活。帕椎负责照管美拉巴德。一次，发生严重干旱，他捎信给巴巴。巴巴回话，要帕椎保证只让那里的满德里用水，别人都不得用水，包括美拉巴德的工人。

“一旁坐着的彭度表示抗议，提醒巴巴，有一个长期老工人，至少应该让他使用水。还说，巴巴要是不准那个工人用水，那么他（彭度）就会很难受。彭度讲完，埃瑞奇立刻转向他，说，‘你干吗去背这种负担？巴巴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那个工人，决定不给他水。你干吗干扰巴巴的工作？巴巴做这个决定，是为那个工人的最大利益。你干吗要强迫巴巴改变决定？来背这种业相负担？为什么不只是服从他，把一切留给他？’

宝吉最后说，“这就是埃瑞奇的权威，他可以批评指正任何人，彭度默默听着。没人有勇气回驳埃瑞奇。

冲出幻相

下面的故事是曼萨丽讲述的。

“当时我们女满德里同巴巴一起在山上生活。巴巴坐在铁皮棚下的椅榻上，我们围坐在他身边。一次，巴巴面容忧伤，谈到未来将要发生的世界灾难。一名西方女子（玛格丽特）说，‘巴巴，这都是您的错。您创造了幻相，我们都因之受苦。您为啥不把我们从幻相里全都解救出来？这可都掌握在您手中。’

“巴巴表情异常严肃地说，‘不错，我做不到。我想让谁成道，就能让谁。但为什么我应该让你们成道，不让石头？对于我，二者都一样。我平等地存在于二者。那我为啥不该让石头成道？’巴巴又说，‘你若想成道，就得通过取悦我，来邀请我的恩典。这并不容易。爱、臣服和服从我的每个希望，则取悦我，吸引我的恩典。不过，也有一条捷径。你若在死亡时刻想念我，就会获得解脱。就这么简单。但除非你从现在开始练习，否则临死前就不会想起我。死亡时刻，你的心布满各种念头——家庭的、财务的和其它世俗的。所以，现在就得开始实践。’

“巴巴进而补充，‘你们听说过栓在桩子上的狗怎样哀嚎躁动，叫个不停吗？你们知道它们因何如此吗？因为它们试图挣脱锁链。就连上了锁链的狗都躁动不安，而坐在这里的你们，被愚昧锁链束缚于幻相，却乐此不疲。没有谁想冲出这些镣铐。你们就像粪池里的虫。我把你们拉出来，一放手，你们又都爬回粪池。我来到你们中间，就是要帮助你们冲出幻相枷锁。为此，最简易的途径是全心全意地不断忆念我。’

为鼓励朝圣者忆念巴巴的名，曼萨丽讲完故事，又补充说，“很难整天忆念巴巴，特别是我们的心被需要做的日常工作占据时。不过，一天当中也有几个时间，我们稍作努力就能轻易想到巴巴。人们总是记着一日三餐。这个你忘不了。那就在每次餐前念几遍巴巴的名。

“还有，你也忘不了晚上睡觉或早上起床。这种时候也做出努力，想他，念他的名。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在一天中找到更多的空余时刻，

比如旅行、沐浴、等火车或汽车的时候。这些时刻也能成为忆念他的机会。尽可能多忆念他，因为他的名做着全部游戏——小的、大的、终极的。”

神醉

一次有个朝圣者问宝吉，“你们在巴巴身边生活，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却没人离开他，而是继续跟随他，这是什么原因？”

宝吉回答，“他流溢的酒，让我们陶醉上瘾，因而不介意自己的处境。”接着讲了下面的故事加以说明。

“曾经有个酗酒者。他父母很是忧愁，常劝他戒酒。一天，父亲决定推心置腹跟儿子谈谈。爷俩单独一起时，父亲问儿子，‘你为啥喝这么多酒？是不是心里有啥不痛快？是不是想要什么，没得到，感到失落？你喝酒是不是因为这个？’

“儿子说不是的，不是那么回事儿。父亲追问，‘那你为什么喝酒？你难道不明白，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们有多难受？更不用说这还会毁了你的身体。你究竟为啥喝这么多？’

“年轻人无助地转向父亲，坦白，‘我喝上瘾了，老爹。我试过几次，都戒不了。瘾一上来我就忍不住。’

“父亲沉思良久，随后有了主意，觉得或许这能帮儿子。他告诉儿子，“喏，我会帮你戒酒。”

“儿子满脸惊讶。‘您怎么帮我？’他问。

“父亲回答，‘每天我陪你喝酒，你喝多少我喝多少。我们喝一个月。一个月结束，我彻底断酒，这应该激励你和我一起断。我们一块儿做。’

“儿子同意父亲的建议。于是，从第二天起，父子俩开始一起喝酒。起初父亲跟儿子喝得一样多，但随着时间过去，儿子注意到父亲喝得比自己还多，而且很享受的样子。30天过去了，儿子以为父亲会停下，但父亲照喝不误。又过了几天，儿子以为父亲把约好的时间给忘了，说，

‘老爹，您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约定吗？’

“父亲回答，‘记得，儿子，我当然记得。’

‘您知不知道已过了30天，您说好30天后断酒，以便帮我也断掉？’

“父亲回答，‘知道，儿子，我都记得。可约定那会儿我哪儿知道，酒原来这么醉人，这么容易上瘾，这么美妙。现在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儿了。我决定不戒了。你想戒，你戒，反正我是不戒了。’”

宝吉最后说，“在巴巴身边就是这样。我们对他的在上了瘾，离开了就活不下去。”

巴巴说话时

阿娄巴是美赫巴巴的亲近满德里之一。少年时代在美赫巴巴的修爱院生活学习。成年后加入巴巴，参与巴巴的大部分旅行和工作阶段。然而，你跟阿娄巴交谈，常会惊讶于他的孩子般性格。阿娄巴对巴巴信赖就像孩子，举动也像孩子。

巴巴去世后，阿娄巴开始造访阿美纳伽每一家小餐馆。吃过茶点，他会要侍者把经理叫来。侍者不免担心，问阿娄巴是不是饭菜或服务有什么问题。阿娄巴不睬侍者，只是说，“叫经理来，我有话跟他说。”

侍者更加不安，只好叫经理来。经理来了，也问是不是饭菜或服务有啥问题。阿娄巴回答，“饭菜服务都很好，但你们店里有一样我不喜欢，不满意。”

经理自然会问阿娄巴，“那是什么，先生？请告诉我们，我们也好改正。”

于是阿娄巴告诉经理，“你们店里一张美赫巴巴照片都没有。我不喜欢。”这自会引起一番讨论，最后经理一般都会向阿娄巴保证，过几天一定弄张照片挂墙上，满以为这能应付过去。

“干吗要等几天？”阿娄巴说。“我这儿有美赫巴巴的相框，我会亲手把它挂到墙上。”

经理被将了军，开始找借口。“可现在没法儿挂，我们没锤子也没钉子。”

“没关系，”阿娄巴安慰他，“锤子钉子我也有。”说完，就在饭店里选了块最理想最显眼的地方，钉上钉子，把美赫巴巴的照片挂上去。

挂完照片，他转向经理，宣布，“相框 30 卢比，你得付款给我。”经理早被阿娄巴的奇怪举动弄得晕头无措，一声不响地如数付钱。本地 70 年代营业的大多数饭店，如今仍挂着阿娄巴挂上去的巴巴照片。

阿娄巴还会拿着巴巴相框找朝圣者，问，“你喜欢巴巴的这张照片吗？”朝圣者无一例外回答，“喜欢，好美。”阿娄巴就问，“你想留下吗？”朝圣者有点惊讶地说，“当然，我很想。”阿娄巴就把照片送给朝圣者，后者得到这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对阿娄巴连声感谢。但更意外的还在后头：“你得给我 30 卢比的相框钱，”阿娄巴说。惊讶无比的朝圣者赶忙掏钱给阿娄巴，一边听他解释着，“可不能免费赠送，那样人们就不会珍惜。”

阿娄巴还有一件事常做，他会拦着朝圣者，不仅细数人家的过去，还预测他们的未来。他经常成功地猜出别人的问题性质，随后建议解决方案。基本是念多少天巴巴的名或巴巴的某个祷文等。阿娄巴的建议经常大获成功，结果很多人，尤其是印度人，都带着个人问题，涌来向他请教。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从阿娄巴的建议中获益。也有好些人听从阿娄巴的建议，却没明显结果。宝吉一次要我去逗逗阿娄巴。宝吉说，“鲁斯特姆，去问问阿娄巴，他的预言为啥对那么多朝圣者不管用？当然，也有管用的，但为啥不对人人管用？”

于是我找到阿娄巴，开玩笑问道，“阿娄巴，您的预言为啥不次次应验。您为啥有时失败？”

阿娄巴即刻以其孩子般的方式回答，“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注意听，好明白我的话。当巴巴通过阿娄巴说话时，预言总会应验。若只是阿娄巴做预测，就总是出错。就这么简单。”这对我的心灵产生深刻冲击。

阿娄巴简单话语中隐含的真理，折射出巴巴常说的话，“无论做什么工作，你的自我在，我就不在。你的自我不在，你的服务无我，我就在。”

怎样祈祷

许多次，人们向满德里抱怨在三摩地受别人干扰。尽管三摩地有指示牌，要人们保持肃静，但违背规定的事屡见不鲜。若哪个人一再过犯，满德里会予以纠正。

一次，又有人抱怨。埃瑞奇说，“我感到奇怪，不只对被抱怨者，还对抱怨者。”我们都被他的话弄糊涂了。埃瑞奇经常语出惊人，激起我们的兴趣。我问他，“对抱怨者有啥奇怪的？他们不堪其扰，所以才抱怨。”

埃瑞奇叹道，“你在三摩地时，注意力应在巴巴身上。如果你真正专注于此，就不会注意别的事情。我奇怪的就是这个。这些专注于巴巴者，怎么会注意到干扰？”他接着又说，“你们听说过农夫妻子教国王祈祷的故事吗？”

“从前有个农夫，整天在地里干活，日头偏西时到丛林里捡柴火。天黑前把柴火背回家，陪伴妻子。这对儿夫妻新婚燕尔，如胶似漆。

“有天晚上，农夫没像往常一样回家。妻子等了一会儿，焦急起来，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仍不见丈夫的踪影。她甚为担心，索性亲自到丛林里寻夫。碰巧这个国家的国王，此时也在丛林里。国王是穆斯林，随着太阳西沉，正在做晚祷。农夫妻子呼唤着丈夫，完全沉浸于对丈夫的找寻，根本没注意到国王在那儿恭敬礼拜。

“她绊倒在国王身上，爬起来看都没看是什么绊倒了她，就走开了，到丛林深处寻找丈夫。这激怒了国王，但他和跟从都在祈祷，只能等祈祷完再说。祈祷一结束，国王就下令追捕那女子，把她带过来见他。

“这时女子已找到丈夫，正高高兴兴同他一道回家，不料撞上了警卫。警卫将二人双双抓捕，带到国王面前，国王发威，‘你要不想被砍头，就给我个理由？’女子满脸惊讶，对国王说，‘陛下，我不知道

您在说什么。请告诉我，我错在何处？是什么让您这样的高贵国王，气得要砍我的头？’

“国王愈发生气，怒驳道，‘你打扰了我的祈祷。你绊到我，连停下来道歉都没有，这会儿却说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胆敢对国王如此无礼？难道不该把你就地处决？’

“女子平静地回答，‘尊贵的王啊，您说我做了这些事，我相信。您有理由判我死罪，但请听我如实相告，我专注于寻找我深爱的丈夫，别的什么都注意不到。王啊，我万分抱歉，但我有一事不明。您若是全神贯注向神祈祷，怎么会注意到这些事情？’

埃瑞奇停顿片刻，继续说，“你们知道国王是怎么做的吗？他不但宽恕了女子，还指示大臣奖赏她。大臣问他此举何为，国王回答，‘今天，她教会我怎样真正祈祷。’埃瑞奇最后说，“就应该这样。如果你专注巴巴，什么都不会干扰你。所以在三摩地时，要像农夫的妻子那样，努力专注想他。”

生发渴望

朝圣者离开美拉扎德后，埃瑞奇会换上短裤，坐在蓝车旁的安乐椅上。这是他的座位，想陪伴埃瑞奇的居民会围坐在他身旁。一次，我也在那儿，问他，“埃瑞奇，似乎至师成道前，都产生某种躁动。四处流浪，寻求终极结合。他们好像处于失控状态。被一种流浪欲掌控，无助地屈从，不停流浪。至师罗摩克里希那，乌帕斯尼·玛哈拉吉和别的至师也都有过这种躁动，驱使他们到处寻求终极合一。一个人达到完美之前，是不是必须经历这个阶段？是不是至师都要经历这个？”

“是的，”埃瑞奇直截了当回答。沉思片刻后又说，“你不知道那种躁动像啥。是疯狂，我告诉你。某种疯狂攫住这个人，让他躁动不安，像鱼儿离开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

埃瑞奇语气中的激情让我惊讶。就好像他经历过那种躁动似的。实际上，他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时，我好奇是不是埃瑞奇知道

“那是什么样子”。于是直言相问，“埃瑞奇，听您的口气，好像您有过那种经历。我从没见过您带着如此激情说话。告我实话，您体验过那种疯狂和躁动吗？”

埃瑞奇说，“没有。我没有体验过。”

“您不知道，却为何说起躁动和疯狂？”

埃瑞奇缓慢回答，“哦，我看过电影，读过图克拉姆，艾克纳施及其他完人的生平。我猜差不多是那样。”

我不满足，继续给埃瑞奇施压，说，“我感觉您没把话全说出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位朝圣者拿出一张您少年时的照片，照片上您穿着僧袍，头发剃光。那时您说那不是灵性渴望，只是当时的风气，您不过是赶时髦。您还记得吗？”埃瑞奇承认。我继续，“您当时没完全说实话，对不对？您体验过某种躁动和疯狂。我敢肯定您体验过。”

埃瑞奇回避这个话题，说，“哦，好啦，忘了它。我们谈别的。”见他不愿多谈，我只好作罢。对他进一步施压已无意义。我们谈别的事情，谈了一会儿，无话题可谈，便沉默不语。风铃奏出悦耳的声音，伴随着鸟儿啁啾，我享受着美拉扎德的静谧，感受到巴巴的在。我淹没于那片静谧，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听埃瑞奇说，“是的，我有过那种体验。”

从和平心境中走出的我，对埃瑞奇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抱歉，埃瑞奇，我没听明白您在说什么。您体验了什么？”

埃瑞奇缓慢地说，“我们刚才谈过的躁动和疯狂。”

我一下跳了起来，如被电击一般。“是不是您穿僧袍、剃光头那会儿？”

“对。是那时。我感受到巨大的躁动和疯狂。他们在学校里讲基督生平，我会热泪盈眶。还常去听罗摩克里希那教团的布道。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在遇到巴巴之前。”

“您遇到巴巴后，发生了什么？那时您的体验是什么？您跟他一起生活时，仍然体验同样的躁动吗？”

埃瑞奇笑了，说，“跟巴巴一起生活，我只是体验到折磨，没有别的。这个我可以实言相告。”

见埃瑞奇有谈话的兴趣，我接着提问。

“朝圣者在满德里大厅问这个，您为啥否认？”

“你知道朝圣者是怎么回事儿，”埃瑞奇应声答道。“你分享体验，他们的理解完全两样。我怕许多朝圣者会模仿那种体验，穿上僧袍，剃光头发，出走流浪。那样做不妥当，因为那只是对真正躁动体验的模仿。呆在你所在之处，做你在做的事情，但要继续渴望巴巴。渴望达到了顶峰，躁动和疯狂自然跟随。那才是真正的体验。这个发生时，你会受之驱使。这远远不同于你随处可见的模仿体验。”

埃瑞奇最后说，“只是在内心生发那种渴望，其它一切会自动跟随。”

神名的力量

“头脑不专注，只是机械地重复巴巴的名，有没有好处？”我有一次问埃瑞奇。他以问作答，“你听说过瓦米基的故事吗？他在罗摩出世前就写出了《罗摩衍那》。他是至师。你听说过他怎样成道的吗？”

“我上大学期间听说过，”我说，“不过只记得大概。”

“我讲给你听，”埃瑞奇说，“瓦米基是强盗，杀人越货。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他的职业，他需要养家，且只懂这一行。就这样杀了几百人。一天，有位至师路过。他抓住至师，要杀他。大师问，‘你为啥做这个？出于什么原因？’

“瓦米基回答，‘我有家小，得赚钱养活他们。我只会这一行。’

“大师说，‘杀人抢劫有罪。你的家人愿意分担你的罪过？’

“瓦米基说，‘当然愿意。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他们。’

“你问过他们吗？”大师问。

“瓦米基说，‘没有，但他们肯定支持我，他们可是我的家人。’

“去问问他们，”大师坚持，“弄清楚他们愿不愿意和你共担罪业。”

“我明白了，”瓦米基说，“我一走，你就跑了。想骗我啊。”

大师平静地向他保证，“我不跑，你要不信，就把我捆起来。”

“瓦米基觉着有道理，就把大师绑了，跑回家，把自己的职业，赚钱的门路，一五一十跟妻子儿女讲了。最后，他问他们是否愿意分担他的罪过。家庭成员全都拒绝，他震惊了，自感罪孽深重。回到大师处求饶。他还恳请大师给他指一条救赎之路，为了赎罪，他啥样的忏悔苦行都愿意承受。

“大师叫他坐在一处，不论发生什么都别离开，只是念神名，‘罗摩，罗摩。’”

埃瑞奇打断故事，说，“别忘了，这是在罗摩出生之前。罗摩是圣典中给的一个神名，大师要他念神名——罗摩。瓦米基说，‘我不想念神名。’大师说，‘好吧，那就念摩罗、摩罗。’”埃瑞奇解释说摩罗在印地语中表示死亡。

“瓦米基同意。作为强盗，杀了那么人，所以不介意念这个。就这样他在一个地方坐了好多年，不停地念‘摩罗，摩罗，摩罗。’你知道，不断重复某个词时会发生什么。随着时间流逝，“摩罗”变成了“罗摩”，瓦米基不知不觉地念着‘罗摩，罗摩。’

“他坐在一处，连念此名多年，直至成道。这就是神名的力量——即使你机械地重复。你会到达目标的，但努力和渴望必须真诚。若能像瓦米基那么做，就无需做别的。你不必担心怎样达到目标，目标会达到你。要在内心生发这种渴望。

“我们的心塞满欲望渴求，没给巴巴留下地方。要舍弃这些无用的渴望。你要是舍弃这些，为巴巴制造更多空间，就会越来越感受他的在。而当你成功地舍弃一切，内心唯一的渴望是与神合一，他保证会跑向你。对此不要有任何疑惑。他更急于合一。是我们不愿意，没准备好。惟有渴望能够吸引他。”

神名能转化

有时，对埃瑞奇讲的圣人或至师故事，我不觉得跟我有个人关系。瓦米基不停地念“摩罗”成道又怎样，我靠念神名成道的机会，似乎遥不可及。埃瑞奇知道我们不认真对待他的话，就常让瑞克·查普曼讲下面的故事，帮助我们明白神名背后的力量。

从前有位大师，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总是强调同一点，“念神名，成为神。”他无论到哪里，无论说什么，总是同样的话，“念神名，成为神。”

一天，在公众集会上，圣人又传递同一个讯息，群众中有人站起来，说，“我不明白你何出此言。这没有道理。念神名就成神？你的意思是说，我反复念“面包”，就会变成一块面包？显然胡说。”

大师不动声色，继续劝诫在场者，要不断地念神名，成为神。根本不理睬那个人。这让后者相当恼怒，他冲口而出，“你要是还当自己是大师，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大师转过身，喝斥，“坐下，你这个混蛋！”接着继续讲话。这人惊呆了，倒在椅子上，半天不作声。等震惊退去，他好不恼怒。先是问题被忽视，又被当众侮辱，他越想越气。脸涨得通红，呼吸加快，手不自觉地握成拳头，站在那儿气得发抖。

大师转向他，说，“哦，怎么回事儿？啥事让你生气？”

“生气！”这人口沫横飞：“我要你为刚才的行为道歉。”

“啥行为？”大师天真地问。

“你骂我的话，说不出口。你……”

“哦，就为那个？”大师说。“好吧，你想想。我骂了你一句，你也只听了一遍，那个词的力量就强大得让你片刻变了个人。普通的骂人字眼，只说一遍，就能产生如此效果，想想长期持续念神名该会怎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总说‘念神名，成为神’了？”

后记

过去 10 年我虽然经历了种种痛苦，但对生命中发生的变故，并无遗憾。这些痛苦成为钥匙，打开丰富的内在生活——忆念神。当满德里告诉我们，要成为巴巴的，不断想他，念他的名时，我们常会认为他们，如埃瑞奇所言，“只是在抛扔文字。”在此我想再一次证实——不是那样。他们不只是递给你一般的灵性建议，没啥具体帮助；他们实际上在从亲身体验中，给我们指出通向神的最直接道路。简单得几乎不真实。是简单，却不容易，因为一个人想神的程度，取决于忘我的程度。同满德里相比，我的忆念毕竟是最初级，但即使这小小程度也给我的生活注满前所未有的喜乐。现在，除了最疼痛的时候，都不能干扰我忆念他的喜乐。我希望最终什么都不会干扰我。

“如果至爱巴巴给我机会，让我按自己的意愿，重写生命故事，我会完全像他给我写出的，一模一样地再写一遍。至爱巴巴不仅为我写下最好的，还把最好的——真正最好，真正珍宝——给了我。”